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真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咸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
虞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
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

真三

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
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
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
帳讀畢焚之冀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

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
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爲辭宗夙
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
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
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

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

出舊唐
史本紀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
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
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

儼遠開近爲破二之鴻基啓一真之由致
此其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故曰序品
第一是難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宜稱一
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
曰向不云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不省

名義安能難人是忙亂曲爲之詞淨乘勝
剴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
爲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
遠碩茂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
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

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文已

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譖法師惠琳著論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譴制旨曰據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

寅三

二

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

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蓋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翼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

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

若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

旨免刑流于益州

法師著辨正論八卷爲譚死于蜀百年闕未興

秦世英被誅矣

漢○定嫂叔甥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者順召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即

寅三

三

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憤然初不以介意尤邃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

威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傳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傳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錢五千未償後夢仁均索

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望人又問望人者誰曰傳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傳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望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

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爲望犁中人也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

則從此遁矣及晉主踐祚姊爲后聞其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瑀家

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

其三

四

貴善屬文通儒柳顧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勅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遂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令回向羅頤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

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

未嘗勅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徃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超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

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寅壬

十六年三歲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矣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奘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

卯癸

○圖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

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
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
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原
州奏于朝宇初若不甚顯及群公擬定遂
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
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
諱祚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肝食無忘於
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徵
符文字粲然曆數惟永旣旌高廟之業又
錫眇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
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
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
冥靈之貺以伸祗懌之誠

乙乙
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實經像歸于
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

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
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
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
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
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
固不煩爲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恠
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
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
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
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嶺之外所以戎夷君
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
國欽衽而敬之况玄奘圓頂方袍親承化
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
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
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

佛遺蹤並傳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矣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矣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

其三

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赴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

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帝曰勿勿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病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

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

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初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釁隙帝悅曰此

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二十二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

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
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
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
物猶迷况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爲序
非已所聞獎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獎

宣三

八

諭祗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業空疎謬
叅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思
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
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

敷天華景爛理苞繁表調逸咸英跨千古
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
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
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傾失圖獎聞日

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龔瞋金玉奇
珎豈艷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千祈伏
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
二曜而俱縣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
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
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
許之

未丁 ○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識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

宣三

九

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
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
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
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
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

今既在宮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况又立誓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申戊

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鑒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來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

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况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縑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

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桓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况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

其三

十

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

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
淳政於上古賦尊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
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
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
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
塞彫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靡不候
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
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獫狁爲患其
來自乂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
河爲被髮之野鄠鄠爲鳴鏑之場中國陵

遲匈奴得逞殷周以來不能攘弭至漢武
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
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
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
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

其三

十一

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
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
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
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
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
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
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
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
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
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
徧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
欲比喻前王寄切十亂切爲陛下不取總
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
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
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

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
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
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
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
此玠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

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溫相光
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
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
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樊曰六識相應地
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

摩四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
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
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爲十七及標舉綱目
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
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

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
海莫極高深頃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
而後知宗源杳曠碩儒道九流猶汀滢之
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
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

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
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
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露邀界
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

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
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玠異俗具獲真文歸
國翻宣若庵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
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
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况天慈廣遠使

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食妙法臣等偉劫
忻逢不勝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
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弘文
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煥錦

卷三

十三

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
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
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
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
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
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
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
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
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
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
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
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
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
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
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
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
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
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
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
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
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

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
出夙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以陵
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析
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
心淨土徃游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積

其三

十四

雪晨飛塗開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
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
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
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
道食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曠妙門精窮奧義一
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闢而

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
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
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
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沍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

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
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
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
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

其二

十五

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曠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冊觀奧
不測其神遊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
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廣歷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用府玄英往因振錫聊謁岷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驚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

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英識垂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鴻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

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時皇太子親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義皇至曠精粹止於龜文軒后幽通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

之源徵錄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旋旒而神交驚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

其二

十六

所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泐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邇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

無幽不闡所以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
思議校美前王馬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
闡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
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脩多於白

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
窮七曜之奧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
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
偈畢萃清臺貌吼貝葉之文咸歸天府灑

茲甘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翺走豈
非皈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
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
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密關鍵
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

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
熱坡而頒朔躋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
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
驅柰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
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

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
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
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閒
凡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奘百金磨衲并寶剃刀奘奉

表謝略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
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
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昔
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
復因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奘對曰

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爲之資
弘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
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
犯風霜宿于馬上頃加藥餌猶未痊除比

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

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時天下寺三
度僧凡一萬
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
西南勅弘法院留樊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勅大慈恩寺
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
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
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刹數百具奉安新

卷三

大

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
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
始罷皇情大悅

百已

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

駕每談叙淵奧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
恨晚耳未盡弘法之意夏五月不豫詔太
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
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
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

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
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
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
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

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
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
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
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
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

卷三

十九

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
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
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
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
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
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
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

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又至貶太宗
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
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
而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
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

之國皆款關而脩職貢獨高麗莫離支
叛道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
主其肯坐視之留爲子孫憂而不少假
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
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

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
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
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
忠特以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
與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

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無窮之益也文忠

臺

下

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舍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况真佛也者即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

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爲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勲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

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真三

下

音釋

蹕 譴

止北責也戰切
行栗切

瞰

苦與古環切
視暫同切

翺 纁

小許淺許單切
飛綠絳也切

銷

失丁狄切
聲也切